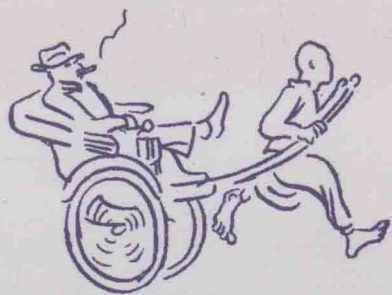


鲁少飞漫画的经典杰作
老舍之子舒乙亲自作序

骆驼祥子

□ 老舍 著 □ 鲁少飞 绘



鲁少飞漫画的经典杰作
老舍之子舒乙亲自作序

骆驼祥子

□ 老舍 著 □ 鲁少飞 绘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

© 老舍 鲁少飞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骆驼祥子 / 老舍著; 鲁少飞绘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313-4876-4

I. ①骆… II. ①老… ②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1809号

骆驼祥子

责任编辑 姚宏越

责任校对 陈杰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42mm×210mm

字数 196千字

插图 42幅

印张 8

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11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编 110003

网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876-4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44871130

序

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姚宏越带给我一个惊喜：发现了著名漫画家鲁少飞先生在1948年画的一套《骆驼祥子》插图，多达四十二幅。真像是发现了出土文物一样，令人兴奋激动，又罕见又珍贵。

老舍先生的《骆驼祥子》是名著，有过种类繁多的插图，也有小人书连环画。据我所知，插图中最有名是丁聪先生的八幅插图，高荣生先生的五幅木刻插图和顾炳鑫先生的五幅国画彩色插图。而连环画起码有过三套，一套是孙之俊先生1950年绘制出版的《骆驼祥子画传》，一套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《骆驼祥子》，由小戈改编，关景宇、赵宝林绘画，另一套是1953年影华出版社出版的由冷干改编，金戈和龙禾绘画的小人书《骆驼祥子》，这一套最为糟糕，被老舍先生公开批判得体无完肤。

鲁少飞画的《骆驼祥子》连环插图算是这个队伍中新发现的一位成员，对此，自然是值得高兴的。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出一种以鲁少飞绘画为插图的新版《骆驼祥子》，这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值得庆贺。

我更看中鲁少飞这个人。

原因是鲁少飞先生在抗战前后和老舍先生有过一段非常类似

的创作生活经历，仿佛是时代将他们两人拉在了一起，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。

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叫《我怎样写通俗文艺》的文章，里面介绍了他写通俗文艺的经过。抗战改变了一切。老舍先生的生活和创作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他由济南逃到武汉。他开始注意利用鼓词宣传抗战的问题，也开始试着用旧剧的形式与歌唱来写新的抗战剧本。他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冯玉祥先生院中。在那里何容先生、老向先生负责编辑《抗到底》月刊，专门发表通俗作品，老舍成为主要撰稿人。冯玉祥先生还邀请赵望云、高龙生、汪子美等几位画家办《抗战画刊》，邀请老舍写歌词，由画家画成抗战的“西洋景”，像拉洋片那样，一边唱，一边让观众看宣传画。譬如，老舍编词的《西洋景词画》：

往里头瞧来往里观
日本鬼子太欺咱
强奸妇女在街上
男人捆在电线杆
鞭子抽来刺刀砍
鲜血直流尸不全
房子烧完钱抢去
大箱小柜往外搬
同胞若不再还手
眼看绝种快杀光
我们都是男儿汉
谁不报仇谁汉奸
往里瞧来又一篇

.....

无独有偶，此一时期的漫画家鲁少飞，虽然和老舍不在一处，却也干着同样的事。早在1934年，鲁少飞在上海主编《时代漫画》，他是上海漫画家救亡协会的负责人，他的《时代漫画》是当时资格最老，拥有画家最多、影响最大的漫画刊物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老舍先生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团结了几百名包括左、中、右都在内的爱国作家，一致对外。而稍晚一些，也在武汉，成立了“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”，鲁少飞是四十三名理事之一。1938年初，在武汉成立了“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”，鲁少飞是排名第三的十五位委员之一。他们出版的《抗战漫画》上发表了该会的《战时工作大纲》，里面明确指出要制作巨幅宣传画，悬挂于重要地点，要画西洋镜画片，参加民众教育。

瞧，一样的宣传画！一样的画西洋镜画片！一样的编歌词相配！

完全一样。

应该说，在这点上，鲁少飞和老舍在内心上是相通的，在做法上是一致的，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，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士。

抗战前鲁少飞画过一张非常有名的《文坛茶话图》，虚构了一堂文坛盛会，其中画有老舍先生，后者位在林语堂和冰心之间。此画证明，鲁少飞对老舍先生神往已久。

鲁少飞画的《骆驼祥子》连环插图最初发表在1948年10月《世界画报》复刊号第一期上。此刊一共只出版了五期，第一期登十幅，以后四期各登八幅，共得四十二幅。但出版说明中指

明，鲁少飞当时画了一百多幅。其中未及出版的目前无存，已无法找到。

鲁少飞画的《骆驼祥子》连环插图是和老舍先生1946年访美，以及《骆驼祥子》被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一事有关。《世界画报》揭露，《骆驼祥子》当年在美国曾计划要拍成电影搬上银幕。很明显，这些是插图出现的时代背景，证明成画并非偶然，何况，鲁少飞对老舍已经神交有年了。

然而，老舍先生当时正在美国纽约，他不会看见上海的《世界画报》，他或许根本不知道有过鲁少飞画插图这件事。

如今，出版鲁少飞这套插图，作为一个喜讯，恰似一件好礼物，告慰老舍先生的在天之灵，很好很好。

舒乙

二〇一四年五月，北京

（本文为舒乙先生专门为本书的出版所撰写的序言，原题为《鲁少飞曾为〈骆驼祥子〉做连环插图》。）

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，不是骆驼，因为“骆驼”只是个外号；那么，我们就先说祥子，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，也就算了。

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：年轻力壮，腿脚伶俐的，讲究赁漂亮的车，拉“整天儿”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；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“车口”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主儿；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；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“车份儿”也没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：或是拉包车；或是自己买上辆车，有了自己的车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，反正车是自己的。

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，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，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；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这派的车夫，也许拉“整天”，也许拉“半天”。在后者的情形下，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，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“拉晚儿”。夜间，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；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

年纪在四十以上，二十以下的，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。他们的车破，又不敢“拉晚儿”，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，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，拉出“车份儿”和自己的

嚼谷。他们的车破，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，少要钱。到瓜市，果市，菜市，去拉货物，都是他们；钱少，可是无须快跑呢。

在这里，二十岁以下的——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——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，因为在幼年受了伤，很难健壮起来。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，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那四十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，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他们的拉车姿势，讲价时的随机应变，走路的抄近绕远，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，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輩。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，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。不过，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，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，才抄起车把来的。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钱吃光的小贩，或是失业的工匠，到了卖无可卖，当无可当的时候，咬着牙，含着泪，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。这些人，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，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。没有力气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他们拉最破的车，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；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，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。

此外，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，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。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，燕京，清华，比较方便；同样，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，北苑；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……这是跑长趟的，不愿拉零座；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。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，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东交民巷拉到玉泉山，颐和园或西山。气长也

还算小事，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，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，他们会说外国话。英国兵，法国兵，所说的万寿山，雍和宫，“八大胡同”，他们都晓得。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，不传授给别人。他们的跑法也特别，四六步儿不快不慢，低着头，目不旁视的，贴着马路边儿走，带出与世无争，而自有专长的神气。因为拉着洋人，他们可以不穿号坎，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；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；干净，利落，神气。一见这样的服装，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，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。

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，就像说——我们希望——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。祥子，在与“骆驼”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，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，这就是说，他是属于年轻力壮，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：自己的车，自己的生活，都在自己手里，高等车夫。

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年，二年，至少有三四年；一滴汗，两滴汗，不知道多少万滴汗，才挣出那辆车。从风里雨里的咬牙，从饭里茶里的自苦，才赚出那辆车。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，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。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，他从早到晚，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；他没有自己。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，他的眼并没有花，心并没有乱，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，可以使他自由，独立，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。有了自己的车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，也无须敷衍别人；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，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。

他不怕吃苦，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

习，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。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点教育，他一定不会落在“胶皮团”里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，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。不幸，他必须拉洋车；好，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。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。生长在乡间，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，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。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，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。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；作别的苦工，收入是有限的；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。自然，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，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。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：他有力气，年纪正轻；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，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。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，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，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，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，然后去赁辆新车，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，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，即使是三四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，顶漂亮的车！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，绝不是梦想！

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；二十来的年岁，他已经很大很高，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——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。看着那高等的车夫；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，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，与直硬的背；扭头看看自己的肩，多么宽，多么威严！杀好了腰，再穿上肥腿的白裤，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，露出那对“出号”的大脚！是的，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



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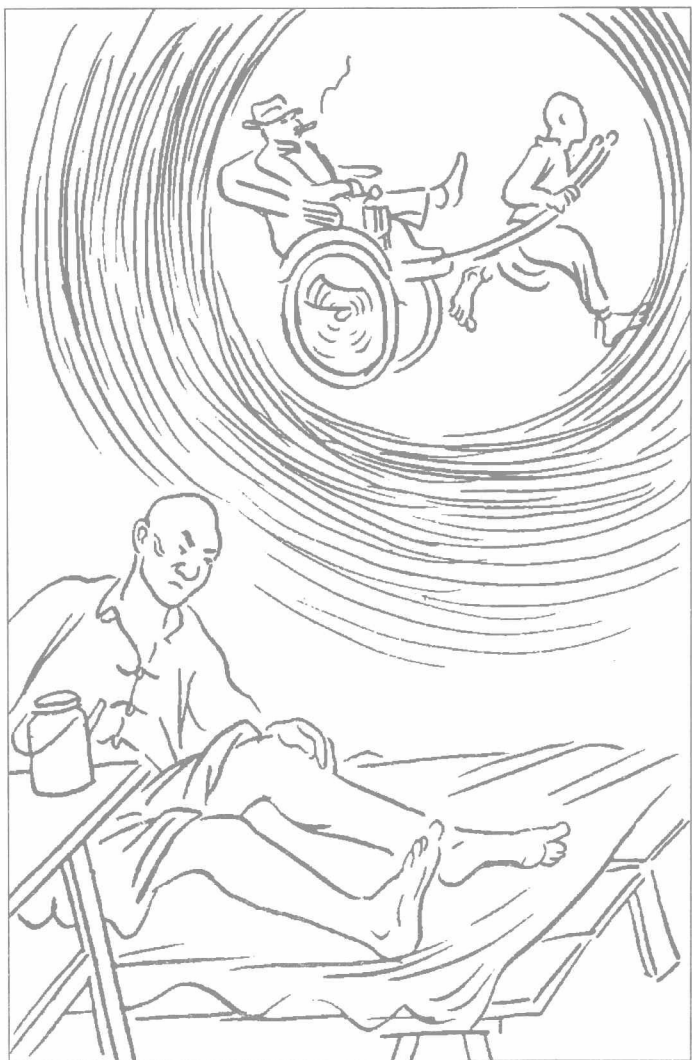
夫，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。

他没有什么模样，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。头不很大，圆眼，肉鼻子，两条眉很短很粗，头上永远剃得发亮。腮上没有多余的肉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；脸上永远红扑扑的，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——小时候在树下睡觉，被驴啃了一口。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，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，都那么结实硬棒；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，只要硬棒就好。是的，到城里以后，他还能头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这样立着，他觉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树，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。

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，坚壮，沉默，而又有生气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，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在洋车夫里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，“车口儿”上，小茶馆中，大杂院里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，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。祥子是乡下人，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，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，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，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。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欢和别人讨论。因为嘴常闲着，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，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。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；假若走不通的话，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！

他决定去拉车，就拉车去了。赁了辆破车，他先练练腿。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。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样的疼痛。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。非过了这一关，他不能放胆的去跑。

脚好了之后，他敢跑了。这使他非常的痛快，因为别的没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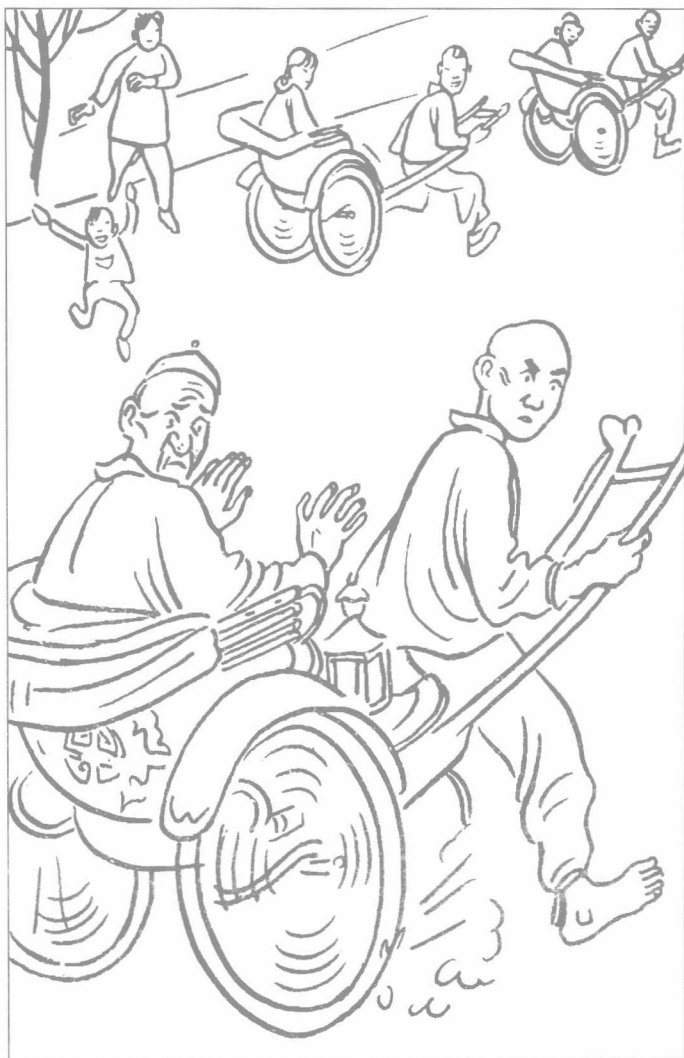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

什么可怕的了：地名他很熟习，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，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。拉车的方法，以他干过的那些推，拉，扛，挑的经验来领会，也不算十分难。况且他有他的主意：多留神，少争胜，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。至于讲价争座，他的嘴慢气盛，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。知道这个短处，他干脆不大到“车口儿”上去；哪里没车，他放在哪里。在这僻静的地点，他可以从容的讲价，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，只说声：“坐上吧，瞧着给！”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，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，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，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。即使人们疑心，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佬儿，大概不认识路，所以讲不出价钱来。以至人们问到，“认识呀？”他就又像装傻，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，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。

两三个星期的工夫，他把腿遛出来了。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。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。那撇着脚，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，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。那头低得很深，双脚蹭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颇有跑的表示的，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。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：胸向内含，度数很深；腿抬得很高；一走一探头；这样，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；他们仗着“作派”去维持自己的尊严。祥子当然绝不采取这几种姿态。他的腿长步大，腰里非常的稳，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，步步都有些伸缩，车把不动，使座儿觉到安全，舒服。说站住，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，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，就站住了；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。脊背微俯，双手松松拢住车把，他活动，利落，准确；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没有危险。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，这也得算很名贵的。

他换了新车。从一换车那天，他就打听明白了，像他赁的那辆——弓子软，铜活地道，雨布大帘，双灯，细脖大铜喇叭——值一百出头；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，一百元便可以打住。大概的说吧，他只要有一百块钱，就能弄一辆车。猛然一想，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，一百元就是一千天，一千天！把一千天堆到一块，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。但是，他下了决心，一千天，一万天也好，他得买车！第一步他应当，他想好了，去拉包车。遇上交际多，饭局多的主儿，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，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。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，也许是三头五块的，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！这样，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。他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赌钱，没有任何嗜好，没有家庭的累赘，只要他自己肯咬牙，事儿就没有个不成。他对自己起下了誓，一年半的工夫，他——祥子——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！是现打的，不要旧车见过新的。

他真拉上了包月。可是，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。不错，他确是咬了牙，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誓愿。包车确是拉上了，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；不幸，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。他自管小心他的，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；不定是三两个月，还是十天八天，吹了；他得另去找事。自然，他得一边儿找事，还得一边儿拉散座；骑马找马，他不能闲起来。在这种时节，他常常闹错儿。他还强打着精神，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，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。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：拉起车来，他不能专心致志的跑，好像老想着些什么，越想便越害怕，越气不平。假若老这么下去，几时才能买上车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？在这么乱想的时候，他忘了素日的谨慎。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瓷片，放了炮；只好收车。更严



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瓷片，放了炮；只好收车。